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冯至 季羡林

主编：陈燊

编委：	王佐良	王道乾	叶水夫	包文棣	刘宁
	刘硕良	朱虹	吕同六	吴元迈	陆梅林
	陈冰夷	陈燊	李芒	李辉凡	杨周翰
	杨静远	张羽	张黎	余顺光	郝铭鉴
	姚见	柳鸣九	袁可嘉	郭家申	夏攻
	夏仲翼	黄宝生	绿原	董衡巽	韩耀成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 辑 说 明

本丛书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前　　言

一

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埃·斯宾加恩（Joel Elias Spingarn）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提出的。斯宾加恩是克罗齐美学在美国的主要宣传者之一，他的所谓“新批评”就是克罗齐主义；但是克罗齐主义在英美始终未得到流行。

第三次是五十年代在法国出现的“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它是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由于这些学派构不成一个实体，因此当它们不再“新”时，“新批评”这个术语也就不必再存在。

第二次就是本书所指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它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于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取得主导地位。它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现代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当代文论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因此，了解新批评之得失，是准确认识西方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国内一些同志就此开始作了某些探索。鉴于新批评派的原著国内很难见到，某些原文也不容易读懂，我们编选翻译了这本文集，以向文学研究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一批第一手资料。

二

所有的“新批评家”都矢口否认他们是名为“新批评”的一个文学理论和评论派别的成员。实际上的确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集团。而且“新批评”这个词也的确有点暧昧不明。新批评派一直在试图给自己另取一个名字：“本体论批评”(Ontological Criticism)；“反讽批评”(Ironical Criticism)；“张力诗学”(Tensional Poetics)；“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客观主义批评”(Objectivistic Criticism)；“诗歌语义学批评”(Semantic Criticism of Poetry)，“新古典主义批评”(Neo-Classical Criticism)，但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这本身就说明了新批评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混乱的概念。

落在这个相沿成习的名称下的批评家情况很不相同，新批评派应包括哪些人，各种文论史也说法不一。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这个形式主义文论派别划个界限，指出它大致应该包括哪些主要人物，因为范围划得不一样，被称为“新批评”的文学理论具体内容就会很不相同。

新批评派的全部历史前后达四十多年，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前驱期（1915—1930）

形成期（1930—1945）

极盛期（1945—1957）

新批评的先驱是英国美学家T·E·休姆(T.E.Hulme)。休姆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年的文学活动，推动了现代英美诗歌的第一个诗派——意象派的发展，但他的文学思想远远超过了意象派的实践所能体现的程度，而走向新批评派。休姆实际上是以一

篇文章——即一九一五年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给现代英美文学理论运动踩上离合器的人。这篇文章宣布浪漫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古典主义”时代即将来临。休姆本人曾是柏格森的亲炙子弟，许多观点与新批评不一致，但这篇文章却预示了近二十年后新批评派的许多特点。

新批评理论的直接开拓者是美国-英国诗人T.S.艾略特（T.S.Eliot）和英国语言学家I.A.瑞恰慈（I.A.Richards）。艾略特的理论和创作早期同后期相比变化较大，为新批评奠定基础的是他的早期理论，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倾向于从宗教正统出发作道德批评，与新批评派不合。可是，他自己也承认在他的文学批评中，“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早期一些论文”。我们这里选译了他早年的两篇重要文章。

瑞恰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致力于把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前者为新批评派所继承，后者受到新批评派激烈的反对。实际上新批评派理论似乎是在与瑞恰慈的心理主义论战中形成的。美国文论史家有人试图把英美现代批评分成艾略特和瑞恰慈两大系统。有人认为新批评派应置于艾略特门下，也有人直接把瑞恰慈称为新批评派首脑。应当说，新批评正是早期艾略特与瑞恰慈结合的产物：前者提供了思想倾向，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诗歌语言分析”中选择了瑞恰慈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在第三部分“细读批评”中选译了他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序言，读者可以看出新批评派在比较具体的工作上受惠于瑞恰慈之处。

新批评派虽然源出英国，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文论派别。一九二一年美国梵得比尔大学出现了由教师约翰·克萎·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和他的一批同事和学生出版的小诗刊《逃亡者》，

一九二五年这些人各自东西，杂志停刊，但兰色姆与其中的三个学生，即艾伦·退特（Allen Tate）、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三人保持来往，并从创作转向批评，三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被称为“南方集团”的文论派别。兰色姆是新批评理论的真正奠基者。本书所选的兰色姆三篇论文显示了新批评理论逐渐形成的过程。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兰色姆的观点与他这几个学生相龃龉，实际上新批评派的真正核心是他的这三个学生。由于沃伦主要精力花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因此退特和布鲁克斯成了新批评派的真正核心，退特是新批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的代表，从本书选译的他的文章《诗人对谁负责？》可以看到新批评派在三、四十年代卷入的意识形态争论。布鲁克斯是新批评派中最能产的评论家。他和沃伦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怎样读诗》（*Understanding Poetry*）是作为大学教科书而编写的，此书为普及新批评观点，为新批评占领大学教坛起了极大作用。布鲁克斯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精制的瓮》（*The Well Wrought Urn*，书题得自玄学派诗人唐恩的名诗《圣溢》），是新批评派细读式批评和理论阐述的名著，有的篇章的确体现了新批评在发掘诗歌字里行间意义时精致的分析技巧。本书选译了其中三篇。

美国现代文论史还把三十年代开始活跃的另外几个与南方集团无关的批评家列入新批评派：R·P·布拉克墨尔（R.P. Black-mur）是新批评细读式批评方法的出色实践者。但他在理论上（例如著名的《姿势〔gesture〕论》）却难与“新批评”合拍；艾伏尔·温特斯（Ivor winters）是保守的道德批评家，肯尼思·勃克（Kenneth Burke）则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试图把异化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弗洛伊德主义和辩证法合成一个庞大的“象征行动”体系。这些人被视为新批评的外围，恐怕是因为他们多

少对作品的形式分析表示关注，但只有在布拉克墨尔身上“新批评”色彩是主调。因此本书只选译布拉克墨尔的论文。

瑞恰慈在三十年代中期离开剑桥大学，就此洗手不搞文学批评，而去搞“基本”（Basic）英语教学法了。他的文论事业在英国后继无人。他最能干的学生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一九三〇年在瑞恰慈启发下写出《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一书，成为新批评方法的第一个实践范例。此书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颇大。不过燕卜荪的第二本书（1935年的《牧歌的几种变体》）就离开了新批评的方向，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本书选译了《复义七型》二段。

以剑桥大学的李维斯夫妇为首的批评家集团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五三年出版《审辨》（Scrutiny）杂志，他们的分析式批评方法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类似，因此被认为与美国“南方学派”相对应的英国文论派别。但他们却更着眼于从道德上评价作品，这与新批评大相异趣。因此，本书没有选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极盛期，控制了主要的文学评论杂志和大学文学系。此时，大批文论家、美学家和文学教授投向新批评派。“南方集团”的人似乎有意只写散篇论文，不愿意把新批评搞成一个体系，而新加入的新批评派里却有不少博学的学者，他们肩负起为新批评派作理论总结的工作。雷奈·韦莱克（René Wellek）与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威廉·K·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与克林思·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1957），一横一纵，使新批评理论系统化体制化了。这两本书在新批评的发展史上很重要，但不好节选，只得割爱。前一书国内已翻译出版，读者可以参阅。

使新批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狭隘性暴露无遗的，是维姆萨特与蒙罗·C·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合著的两篇论文《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本书选入了这两篇重要论文。韦莱克、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四人四十年代后长期在耶鲁大学文学系共事，形成新批评派后期核心，人称“耶鲁集团”。“南方集团-耶鲁集团”是新批评派的主线。

自新批评兴起后，他们的评论家就不得不对付其它各学派的抨击，其中既有非形式主义的派别，也有形式主义派别。这时期新批评的大量论文都是论战性的。

五十年代末新批评衰落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等欧陆派文论在美国风行。这两个学派显然比新批评视野开阔，它们对新批评派纠缠不清的一些难题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见解。但它们无法不继承新批评的一部分遗产，虽则它们认为新批评派已经过时而轻蔑之。新批评派因此颇为恼火。本书选的最后一篇文章布鲁克斯的近作反映了美国当代文论界的这种复杂局面。

三

本书把入选的新批评派论文分成四个部分：一、新批评派理论与方法论；二、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三、新批评派的细读法；四、新批评派的自我辩解。

所谓新批评派的理论，指的是他们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文学特性、内容与形式关系，作品的辩证构成等问题的基本理论；所谓方法论，指的是批评的指导方针。这两者显然是互相联系的，方法论是从基本理论推演出来的。但新批评派的方法论往往比其基本理论更为狭隘。由于入选的大部分文章兼谈两者，所以我们合为一个部分。

新批评派在诗歌语言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这问题上

提出的一系列见解也是新批评派工作中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

细读式批评 (*close reading*)，是新批评派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这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方法，但由于集中精力于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本身，所以有时能道人所未道。本书其它几部分也收有细读式批评的文章（当他们想从具体诗评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时），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仅收入四篇，主要是给读者看一些细读的实例。

新批评的自我辩解大都作于五十年代。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排它性太强，因此与新批评对立的派别很多。有些当时重要的论战，如新批评与另一个形式主义派别——芝加哥学派在文类之重要性问题上的争论，今天看来已成历史陈迹，因此我们也不选收。我们主要选了新批评派在论辩中进一步说明其理论和方法论的一些篇章。

本文集编选的目的仅为研究者提供原始材料，因此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新批评派自己的文章，仅在卷末附有一篇评新批评的文章。我们在每篇入选的文章前都加了简短的编者按，其主要目的是介绍一些与此文有关的背景材料，介绍未选入本书的文章中的有关内容，以便使这些文章尽可能联成一片，而使读者不至于孤立地看这些文字。在可能的情况下，编者按中还提请读者注意新批评派这些论文中的谬误之处，或指出其中可取的论点。但没有一篇编者按是试图对文章作全面评价的，我们把这工作留给读者来做，这样更符合本书的编选目的。

每一部分的文章，基本上按年代先后排列，在个别情况下，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看清新批评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编排次序与时间次序略有不同。

作为本书的附录，收了《“新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文，这是民主德国文学批评家罗伯特·魏曼1962年出版的

《新批评》一书的摘译。魏曼在他的这部专著中详细评述了新批评的兴起、发展以及就批评的方法和局限。我们节译的这一部分，作者从几个不同方面评述了传统批评的危机和新批评兴起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读者和研究工作者也许会有所帮助。

赵毅衡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次

前言 赵毅衡 (1)

第一部分 新批评理论与方法论

-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1915) T·E·休姆 (3)
传统与个人才能 (1917) T·S·艾略特 (24)
玄学派诗人 (1921) T·S·艾略特 (34)
诗歌：本体论札记 (1934) 约翰·克娄·兰色姆 (46)
征求本体论批评家 (选译 1941) 约翰·克娄·兰色姆 (72)
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 (1941)
..... 约翰·克娄·兰色姆 (83)
论诗的张力 (1937) 艾伦·退特 (108)
作为知识的文学 (1941) 艾伦·退特 (125)
纯诗与非纯诗 (1943) 罗伯特·潘·沃伦 (157)
释义误说 (1947) 克林恩·布鲁克斯 (187)
意图谬见 (1946)
..... 威廉·K·维姆萨特、蒙罗·C·比尔兹利 (208)
感受谬见 (1948)
..... 威廉·K·维姆萨特、蒙罗·C·比尔兹利 (227)
具体普遍性 (1947) 威廉·K·维姆萨特 (250)

第二部分 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

- 语言及风格笔记 (1912?) T·E·休姆 (269)

- 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 (1936) I. A. 瑞恰慈 (287)
复义七型 (选段) (1930) 威廉·燕卜荪 (304)
悖论语言 (1947) 克林思·布鲁克斯 (313)
反讽——一种结构原则 (1949) 克林思·布鲁克斯 (333)
象征与隐喻 (1954) 威廉·K·维姆萨特 (351)

第三部分 新批评派的细读式评论

- 《实用批评》序言 (1929) I. A. 瑞恰慈 (363)
沃莱斯·史蒂文斯诗歌举隅 (1931)
..... R. P. 布拉克墨尔 (377)
克丽奥帕特拉的悲悼 (1935)
..... 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 (418)
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 (1943)
..... 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 (424)
叶芝的根深花茂之树 (1947) 克林思·布鲁克斯 (437)

第四部分 新批评派自辩

- 诗人对谁负责? (1949) 艾伦·退特 (455)
新批评与传统学术研究 (1946) 克林思·布鲁克斯 (471)
形式主义批评家 (1951) 克林思·布鲁克斯 (486)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 (1960) 雷奈·韦莱克 (496)
推敲客体 (1970) 威廉·K·维姆萨特 (515)
新批评 (1979) 克林思·布鲁克斯 (537)

附录

- “新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 (1962)
..... 罗伯特·魏曼 (561)

第一部分

新批评理论与方法论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1915）

T·E·休姆

刘若端 译

编者按 休姆从事文学活动的年代（1909—1912）离新批评派太远，但他的这篇重要论文却预示了新批评派将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立场。

休姆这篇文章的批判浪漫主义为己任。诚然，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对浪漫主义的“反叛”层出不穷，但休姆的批判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把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划等号，而毫不隐讳地把他理想中的现代“古典主义”涂上保守政治色彩；二是认为现代“古典主义”应以宗教原罪说为基础，以“有限意识”和秩序自律。他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定下了新批评派的思想基调。例如后来艾略特与浪漫主义文论家论战时就把对方叫做“辉格党”（英国自由党），而兰色姆强调现代诗是“有罪的成人”的诗。

但休姆是柏格森“直觉论”的信徒，而新批评派认为柏格森是浪漫主义理论家，因此，从新批评派观点来看，休姆此文有许多混乱之处。休姆反对诗中的智性因素即是一例。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休姆此文可能作于1915年，但他生前从未发表过。1924年英国现代著名文论家赫伯特·思德（Herbert Read）整理出休姆部分遗稿合集成《意度集》（Speculations）出版，此文才初次问世。因此，很难指出艾略特及新批评派其他人直接受益于休姆之处。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批评派思想与整个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

我要坚持说，在一百年的浪漫主义之后，我们面临着一种古典主义的复兴，这种新古典主义精神的特殊武器，应用于韵文中，将是幻想（fancy）。在这种意义上，我是指幻想的优越性——不是一般的或绝对的优越，因为，那样会成为明显的无稽之谈，而是指在这样的意义上的优越，正如我们在经验伦理学中用“善”字一样，我们说对某事而言是善的，对某事而言有其优越性。那么，我必须证明两件事：第一，一种古典主义的复兴来临了；第二，幻想对于其特殊的目的而言，将比想象（imagination）更优越。

“想象”、“幻想”这些术语已经变得如此陈腐，以至我们认为它们自古就已存在在语言中了。在文学批评的辞汇中，它们被当作两个不同的术语来看待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最初，当然它们意味着同一的事物；第一次开始把它们区分开的是十八世纪德国的美学家。

我知道在用“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些词时，我是干着一桩危险的事情。它们代表着五、六种相反的含义，而当我在一种意义上用它们时，你很可能用另外一种意义来解释它们。在现在这篇文章里，我是在一种完全确切而有限的意义上应用它们。我确实应当制造一对新词，然而，我宁愿用我过去用过的词，因为，这样我就遵从了那群参加过论战的作家们的习惯，在今日他们最常用这些词，并且几乎把它们变成政治性的时髦语了。我指的是莫拉斯、拉赛尔和所有与法兰西行动^①有关的那群人。

在现在，对这个特别的一群人来说，这两个词的区别是最关紧要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党派的表征。假如你询问某一派

① “法兰西行动”是1899年以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为首而建立的一个极右翼政治组织。其机关报就叫《法兰西行动》，1899年创刊，1944年停办。这个集团在文艺上和政治上都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的一个人他选择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由这个你就可以推论出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逐步转入谈论我的术语的固有的定义的最好办法，是首先从那群准备好为它战斗的人开始——因为他们是不会含糊的。（别的人都采取具有一般的鉴赏力的人的那种二者皆取的不名誉的态度。）

大约一年以前，有个我想是叫福丘阿的人，在奥台翁作了一次关于拉辛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后者的枯燥无味、缺乏创造和其它一切进行了毁谤性的批评。这事当时就引起了骚动：满屋各处展开了争辩；有几个人被逮捕和被监禁了，随后几次的演讲，都是在四周布满数百名宪兵与侦探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人打断了演讲，因为对他们来说古典主义的理想是一件活生生的东西，而拉辛就是伟大的古典主义者。这就是我所谓的文学中的一种真正重要的兴趣。他们把浪漫主义看成一种可怕的疾病，法国刚把这种病症治愈不久。

由于以下事实，这件事从他们的立场来看是复杂的：即是浪漫主义造成了革命。他们憎恨革命，所以他们憎恨浪漫主义。

在这里插进一些政治，我并不表示歉意；因为在英国和在法国，浪漫主义都是与某一些政治见解有关联的，并且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个原则如何在行动中展开，你才能了解它的最恰当的定义。

所有一七八九年的其它原则的背后的积极的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我谈到革命是把它仅当作一种思想；我撇开物质原因不谈（它们只能产生暴力）。那些很容易抵抗或引导这些暴力的壁垒早已被这些思想破坏殆尽。在成功的转变中似乎永远有这种情况；特权阶级被打倒只有在它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也就是当它本身为反对它的思想所渗透的时候。